



章小兵 中医药工作者,喜文学、旅行,散文刊于多家报刊。

走进底特律艺术博物馆

底特律

底特律人管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叫“美术馆”,不叫艺术博物馆。后来才明白,这名字里藏着股亲昵劲儿——仿佛那些画是街坊窗台上随手晾着的花,风可看,雨可看,人可看,虫鸟都可看。

进馆时,前台那位儒雅的中年人含笑相询:“过62岁了吗?”我摸护照的手刚掏出一半,他已



摆摆手,利落地撕了张半价票递来:“祝您看得愉快。”那动作熟练得如同给老街坊端了一碗热汤。

这馆子胃口奇大,什么都要装一点,雅的俗的,古的今的,五湖四海的。我们推门撞见三千年前埃及法老的镀金棺椁,森严之气未散;拐个弯又跌进中世纪的圣母像怀里,慈悲低垂。走着走着,非洲木雕在暗处瞪你,墨西哥壁画劈头盖脸泼下浓彩。走进这里,活像闯进个醉醺醺的时空旅人家,他把全世界的纪念品,胡乱却又莫名井然地堆了满屋。

可真正让人钉在原地的,是两幅画。

凡高那幅《自画像》守在转角。颜料堆叠,厚得像未结痂的新伤,漩涡状的蓝绿色背景里,他那只完好的耳朵,仿佛仍在替那缺失

的嗡嗡作响。虽无缘得见他笔下燃烧的向日葵,能与这灵魂的切片合张影,已是欣然。隔两条走廊,莫奈的《睡莲》悄然浮在墙上——原来雾霭可以这样发光,水能长成天空的皮肤,莲也能如此安然睡在俗世的尘埃里。我忍不住凑近,细看画布上蜿蜒的岁月裂痕,心头忽地一跳:“这真的是他指尖抹上去的温热颜料吗?”念头刚冒出,自己先哑然失笑,笑自己太冒失了。

中国厅像块温润又微凉的玉,沉沉压在我的胸口,想走进去,又怕惊扰心中那块已然结痂的旧疤。踟蹰片刻,终究还是侧身而入。商周的青铜饕餮在玻璃后森然龇牙,汉代的陶俑排着队,泥胎的脸上挤着千年不褪的俏皮。那幅董其昌的条幅,让我驻足良久。他的墨迹疏朗空灵,

自有一股清贵气。只是,笔下的超脱与史册间对其人品的微词(诸如晚年的跋扈与乡评不佳),总令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割裂感。历史如纱,层层叠叠,留下的或许只是模糊的侧影?字若精魂,人若不堪,那字是否终成华丽的空壳?念及此,蔡京那同样名动天下的书法便浮上心头——笔走龙蛇,却难掩身后滚滚骂名。此外,玻璃柜中那袭龙袍,金缕银镶,依旧煌煌,一个庞大王朝的倾颓,除却沸腾的民意民心,未能与世界浪潮合流共进,怕也是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。最是令人心痛的,是那墙角一尊北魏石佛,它失了半边手掌,断茬处风霜侵蚀,像在无声地比划一个愤懑的手势。喜的是它们远渡重洋,尚能得此一方净

土,体面栖身;悲的是,它是我们华夏民族祖先筋骨里长出的精魂,为何会在异乡的殿堂里留驻?这悲喜交加,令我如鲠在喉。

最后,我和家人转到美国厅,空气陡然轻快。怀斯的《克里斯蒂娜的世界》里,草地上的女孩匍匐如一片被风吹倒的薄纸,远处板房瘦骨嶙峋,仿佛下一秒就要散架。这画看得人脚底板丝丝冒凉气——原来,真正的写实并非摹形,是把骨头缝里渗出的那份旷野孤寂,生生掏出来,放在观者眼前。

离馆时,夕阳正慷慨地为停车场上一辆老福特镀上金边。我蓦地想起中国厅里那尊断掌佛——此刻,它残缺的掌心,该是轻轻承托着西天漫天泼洒的霞光吧。在时光的长河里,它将继续呼吸,继续活着,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。



江锡民 媒体人,曾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50多万字,现居无锡。

桑给巴尔人

桑给巴尔

地处东非的桑给巴尔群岛,人种多样,有肤色黝黑、发际又卷又硬的非洲人,也有肤色略淡、浓眉大眼的印巴人,还有肤色白皙、深眼隆鼻的欧洲人,他们都是这座印度洋上美丽岛屿的居民。这座城市,被蔚蓝海涛环绕,曾是波斯帝国海外一域,



又成为“黑奴市场”集散地,从公元八九世纪至今,和波斯、阿拉伯、葡萄牙、英格兰文明,发生过许多爱恨交加的历史纠缠。

历史不说也罢。

“石头城”是联合国确认的桑岛唯一“世界文化遗产”。石头城都是老房子,又高又陡,白色墙体,墙旁大多植有热带高大乔木。二楼外挑的石阳台或木阳台,栅栏大多是尖顶拱形;窗户多为深咖啡色双层百合窗,充溢异域风情。

老房子毗邻的狭窄街巷,有轿车经过时,行人就得紧贴墙根行走了。如此仄逼,依然有穿着阿拉伯白袍子的黑肤青年,三三两两,流连于此。他们大多手持A4纸大小长方形木板,木板上用夹子夹着一摞白纸;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了白纸上画

的街巷建筑和行人素描,才知道居然是一批街头画家。

“石头城”里饭店、酒吧、商铺多多。有一家店铺,在门口别出心裁地挂了一串鱼型招牌,经常有游客不小心撞上,店家就会出门打招呼,顺便把游客请到店铺一看。这些街头画家,有时也会做这种营生,用英语或斯瓦西里语跟游客打招呼,带游客进商店购物。这里的商铺不管大小,布置得都挺有艺术感,且大都会装饰有各种油画。有一次我无意中撞进了一家临海会所,服务台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又宽又高的油画,画的是印度洋蓝色大海掩映的石头城,颇有气势。见我仔细端详,服务台旁戴着阿拉伯圆顶帽的服务生自豪地指着画上的签名,说:it's me(是我画的),

让我惊愕不已。

阿莎老师家,在欧洲游客众多的“石头城”中心的巷子里。那天我们陪中国援非医生去探望。应该说,这是一户体面人家,庭院深深。我们穿过摆放着桌椅的长长的木地板起居室,右拐进入廊道,廊道左面第一个房间,是阿莎老师的卧室。阿莎老师头裹深色图案头巾,一件姜黄色底子上印有白黑两色花卉的纱丽紧裹全身,脸色沉静,斜卧在床榻上。见到众多来客,女主人又让黑肤女仆推来轮椅坐上,方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。医生捏住她的手指关节缓缓推拿,并让她慢慢发出“o-k”的音节,阿莎老师竭力模仿,最终发出的还是“喔喔”的空旷的声音。阿莎老师的丈夫,穿白色汗衫,也是印巴人的面孔,忧

伤而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妻子,他的身后是一排阿拉伯风格的雕花深色立柜。

因为中风引起部分语言功能缺失,阿莎老师自始至终没和我们打招呼,但她和善的大眼睛一直闪烁着歉意和惶恐。她已经60岁了,戴一副老式眼镜的面容却柔和而年轻,感觉是单纯生活减轻了时光打磨的印记。倒是她的小孙子能说会道,在起居室里跟我们这些东方来客侃侃而谈。小小年纪,已经有了职业理想,要做一位顺从神意的医生呢。

离开阿莎老师家时,午后的阳光斑驳地洒在青石板路上。涛声依旧,那片蓝色的印度洋,依旧日复一日地拍打着这片土地,见证着所有爱恨交加的过往,也温柔地托举着每一个当下。



贺震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

红山之巅仰林公

乌鲁木齐

从乌鲁木齐乘火车返回南京前,有将近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。当地导游王爽向我推荐了包括红山公园在内的几个市内景点,并告诉我,红山公园是乌鲁木齐的制高点,公园里的红山塔是该市的地标。

红山公园就在宾馆附近,于是,我们用过早餐,便直奔红山



公园。

踏入公园大门,沿着一条向左前方蜿蜒的上坡柏油马路行走,过了大佛寺,不一会儿便到达最高点。登高环视,红山山体如巨龙横卧于城市腹地。传说远古时,一条赤色巨龙在这里被王母娘娘拦腰一剑砍断。被砍成两段的巨龙,后来形成了两座山,西边的是雅玛里克山,东边的就是红山。清乾隆53年,乌鲁木齐都统尚安在两座山顶各建了一座九级镇龙宝塔,以镇压恶龙。红山公园的镇龙宝塔,现在依然矗立在红山嘴上,成为乌鲁木齐的标志与象征。

镇龙宝塔虽然有那么多的故事,但并未引起我过多关注。因为在宝塔不远处,我看到一片浓浓的绿荫前,矗立着一座高大

的林则徐白玉雕像和一座通体墨黑的禁毒铜鼎。林则徐双眉紧锁,目视东方,若有所思,仿佛在思考着一个民族的过往与未来。

林则徐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和诗人,更是我终生仰慕的民族英雄。在新疆旅游期间,我不时听到导游或游客说起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的壮举。站在红山之巅,仰望林则徐雕像,我不由想起左宗棠抬棺出征的前奏——“湘江夜话”。

1841年6月28日,林则徐被贬新疆,遣戍伊犁。他没有怨天尤人,而是继续胸怀苍生社稷,所虑所行,无不是国家的安危与边民的福祉。他组织兴修水利,那著名的“坎儿井”至今仍在滋养着吐鲁番的绿洲,被当地人深情地称为“林公渠”;他组织垦

荒屯田,为巩固边防、发展民生奠定坚实的基础;他行程近3万里,在天山南北做详细的实地考察。

但长年的辗转漂泊,致其疾病缠身,林则徐只好上奏朝廷请求开缺回籍养病。

1850年1月3日,乘船返乡的林则徐经过长沙,与素未谋面的布衣秀才左宗棠相见,二人在湘江畔畅谈怀畅天下大事。林则徐指出“沙俄对我新疆虎视眈眈,觊觎久矣!内地兵祸四起,新疆若不治理,沙俄必欲吞之。老夫在新疆时日不久,很多事还来不及完成,必寻人以托之。”林则徐确信眼前的这位青年人,便是可以大事相托的人,便将自己在新疆考察整理的宝贵资料,以及亲自审订的新疆详细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,并对左宗棠说:“西

定新疆,舍君莫属。以吾数年时间,献给足下,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。”

同年11月,感觉自己时日无多的林则徐,抱病向朝廷上了平生最后一道奏折,向咸丰皇帝郑重举荐了左宗棠,称其为可堪大任的非凡之才。

这次彻夜长谈,让左宗棠对西北边防有了深入的了解。几十年后,左宗棠果然没有辜负林则徐的期望。他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军事才能,践行了对林则徐的承诺。

离开红山公园前,我最后仰望了一眼林则徐白玉雕像。阵阵松涛,似一曲豪迈的长歌,无言地诉说着林则徐被贬新疆期间,为开发和保卫新疆作出的巨大贡献。